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後登仙 純孝子病中得藥

從古鐘靈多不偶，閨闈卻有高賢。懿徽罄竹不勝傳。諸祥皆畢集，五福賜從天。壽邁古今臻大耋，僅讓舜有華年。承歡孝子且翩翩。倚廬成毀瘠，丹藥寄神仙。

——右調《臨江仙》

常言道：「年年防儉，夜夜防賊。」這兩句話，雖是尋常俗語，卻是居家要緊的至言。且說這「年年防儉」：做莊家的人，待著年歲收成，打得盆盆盒盒的糧食，看得成了糞土一般，不放在眼內，大費大用，都要出在這糧食身上。地方官又不行常平之法，偏是好年成，人越肯費，糧食又偏不值錢。一石細米，一石白麥，糶不上五六錢銀；蜀秫、蕎麥、黃黑豆、雜糧，不上二三錢一石。糶十數石的糧食，濟不得一件正事。若是有遠見的人，減使少用，將那糧食囤放收藏，遇有荒年饑歲，拿出來糶賣那貴的價錢，人人如此，家家若是，豈不是富庶之邦？這個弊病，江北之地，多有如此。所以北邊地方不必連年荒去，只猛然間一年不收，百姓便就慌手慌腳，掘草根，刮草皮，人類相食，無所不至。

如今要說這晁夫人的結果，且沒工夫說那別處的光景，單只說那武城縣的收成。自從成化爺登基以後，真是太平有象，五穀豐登，家給人足，一連十餘年都是豐收年歲。但天地運數有治有亂，有泰有否，當不得君王有道。成化爺是個仁聖之君，所以治多亂少，泰盛否衰。直到十四年上，年前十二月內一連三場大雪。從來說，「臘雪培元氣」，把麥根培植得根牢蒂固。到了正月，又是三場時雪。《月令廣義》裡邊說道：「正月見三白，田公笑■。」交過清明，麥苗長得一尺有餘，甚是茂盛。雨雪及時，地上滋潤。春耕完畢，棉花、蜀秫、穀、黍、稷、稻，都按時布種，僱人鋤田。交過四月，打到人腰的麥苗，一虎口長的麥穗。農書說道：「穀三千，麥六十，便是十分的收成。」這成化十四年的麥子，一穗中連粒帶屑，足足的七十有餘。這些莊農人戶，看得麥子眼底下即有十二分收成，惟恐怕陳糧壓掉了囤底，撐倒了倉牆，盡數搬將出去，減價成交，單等收那新麥。

誰知到了四月二十前後，麥有七八分將熟的光景，可的甲子日下起雨來，整日的無夜無明，傾盆如注，一連七八日不住點；剛得住，住不多一時，從新又下。農家說道：「攬火秀麥也要雨，拖泥秀穀也要曬。」可因淫雨不晴，將四鄉的麥子連稻帶黍弄得稀爛，臭不可當；蜀秫、棉花、黍、稷、穀、稻之類，著水浸得如浮萍蘊草。夏麥不收，秋禾絕望，富者十室九空，貧者挨門忍饑，典當衣裳，出賣兒女。看得成了個奇荒極歉的年歲，百姓們成群合伙，遞了災傷呈狀。

縣官惟怕府道呈報上去，兩院據實代題，錢糧停了征，米麥改了折，縣官便沒得伍弄，捺住了呈子，只是不與申報；錢糧米麥，照舊勒了限，五日一比，比不上的，拶子夾棍一齊上。人不依好，這等的荒年，禁不起官法如爐，千方百計的損折，都將本年的糧銀完足十分之數。又有本年分的漕米四千三百石，若有為民的縣官，將這樣災傷申報上去，央兩院題本，改了折色，百姓也還可存濟。但是改折了，卻問何人去要鋪倉的常例？問那個要解剩的餘米？所以只是按著葫蘆搵子。百姓們當不起官的比較，寧可忍饑餓死，不敢拖欠官糧。但是完得糧的，畢竟還是喘得氣的人；有那一樣只願死不願活的真窮漢，連皮骨也都沒了，他那裡還有甚麼漕米與你？起先比較里長催頭，後來點拿花戶，拿將出去，打頓板子。兩三個人連枷枷將出來，棒瘡拳發，又沒有飯吃，十個定死五雙。滿眼裡看見的，不是戴枷的花戶，就是拖鎖的良民；不是爛腿的里長，就是枷死的殘骸。

晁梁在家庭之內，與晁夫人說起這慘淡的情狀，母子兩人，著實動念算計，要將這催不完的糧米，替這些窮人包了。但不知所欠多少，惟恐欠得太多，力量來不得，不能成其美事。著人到戶房裡查了所欠的實數，還有一千三百石未完。喜得力量還可支持，遂命晁梁次早即往縣裡遞了一張呈子，呈道：

本縣儒學廩膳生員晁梁，呈為願代完納所欠漕米，以存子遺事：竊照本縣今歲水災，亙古所無。窮民素無積貯，輸納丁糧之後，業已皮盡髓枯，所欠漕米，實難輸納。今細查欠數，尚少一千三百石有零。梁奉母命，節減家口饗飧，搜括累年藏貯，願代窮民以完正額，伏乞尊師釋縲而寬敲比。切感上呈。

原來這晁梁在諸生之內，絕不出入衙門，干預公事；四時八節，與縣官交際的常儀都是極重的厚禮，所以得為縣官尊禮之人。那日晁梁在儀門候見，聽事吏即時傳稟。縣官致意：「請在賓館暫坐，候堂事一完，便出相見。」果然停不多時，縣官出到賓館迎待。也不曾叫晁梁行禮，長揖讓坐。晁梁稟出替百姓完糧的緣故，縣官又喜又驚，看了呈子，著實獎美，問道：「百姓們所欠的糧米不知的數多少？」晁梁道：「尚有一千三百石。」縣官道：「兄既自認代完，可以幾日完得？」晁梁道：「百姓們先前還有糠草子得吃，今並糠米比草子都盡，不惟皮毛無存，就是幾根白骨，也支不住了。若再比他們的糧米，不是作亂，定都是填了溝壑。門生奉老母之命，不得已極力搜括，為武城存下幾個子遺。這還要費力搜括，乞限二十日可完。」縣官道：「二十日也不為久。既承教，學生就將美意出示曉諭，停了比較。但不可出延於二十日之外，致糧道提下米來，把這極場大的美事，勞而無功。若米完了，學生必要申報上司，務求兩院題本欽獎，倘明年收成，還叫百姓照數償還。」晁梁道：「門生母子的本意，也不望求知於上司，也不望求償於百姓；只望桑梓苟安，便是人已兩利。」縣官獎許不已，吃了兩道茶，送出回家。縣官即刻吩咐戶房出示曉諭。告示寫道：

武城縣為願代完納所欠漕米以存子遺事：照得本縣夏遭淫雨，歲罹奇荒。本縣為斯民父母，血氣猶存，眼光具在，非不知吾民顛連已甚，皮骨不存，無奈下情不能上達，正供難以捐除，體恤有心，點金無術，致不得不勒限嚴比，忍用桁楊。今有儒學廩膳生員晁梁，具呈前事，呈稱：『本縣今歲水災，亙古所無。窮民素無積貯，輸納丁糧之後，業已皮盡髓枯，所欠漕米，實難輸納。今細查欠數，尚少一千三百石有零。梁奉母命，節減家口饗飧，搜括累年藏貯，願代窮民以完正額。乞要釋縲而寬敲比，等情到縣。據此義舉，合亟行曉諭，為此示仰催頭花戶人等悉知：既有晁生為爾等代輸糧米，此後免行赴比，倘爾民良心不死，明歲收成，照數還補，以無負本生好義之美。特示。』

晁梁回家，將遞呈代米的事，回了母親晁夫人的話。晁夫人甚是喜歡，即時傳各莊的管家進城，按了積貯的多寡，以穀碾米，以完官糧。管莊人仰體晁夫人的美意，不敢怠慢，前後十二日之期，盡將一千三百四石五斗八升之米，陸續交完。縣官差人押運赴了水次，放了收頭寧家。縣官擇日要親到晁家，與晁夫人合梁掛扁。

那日正是十月初一，晁夫人的壽辰。縣官具了彩亭門扁，縣官率了佐貳典史，都穿了吉服，親到晁家，與晁夫人掛了一面綠地金字「菩薩後身」門扁，又與晁梁掛了一麵粉地青書「孝義純儒」門扁。晁梁設酒款待，因赴鄉飲，不得久坐。這武城縣各裡的裡老收頭，排年什季，感激晁夫人母子的恩德，攢了分資，成群打伙散在各廟裡，請了僧尼道士，都與晁夫人做壽生道場，保護他務活一百二十年紀。晁夫人又將城中每年常平出入的米穀發出來平糶濟民，又叫各莊上將那漕米碾下的細糠，運進城來，舍與那糶不起米的貧戶。

胡無翳每年凡遇晁夫人的生日，都來慶壽。這一年冬間，百姓們不惟遇此荒年，且又兼多雜病。胡無翳這幾年來潛心醫道，成了個極好的名醫；晁夫人留他在真空寺久住幾時，發出三十兩銀，央胡無翳到臨清買地頭生藥，合了丸散，要捨藥救人，胡無翳應允住下。也是胡無翳手段高明，又是這些病人應有救星，手到病除，一百個人吃了藥，倒有九十九個好的。到了次年開春，農事將動，晁夫人又借與他們牛糞子種，勸他們復業歸農。

這武城縣官，福建人，姓柯名以善，本等不是個循良。怎禁得本治行有這等一個歲星，救苦難的菩薩，所以將那行過的歪事，未免有幾分愧心，未行的善念，也有幾分感動。深悔如此荒年，將百姓下狠的敲比；將晁夫人歷年行過的善事，目下代民完納漕米，平糶濟民，捨藥療病，做文書申報了合乾上司。那上司們因連歲饑荒，富家宦室擁了錢穀，把兩扇牢門實逼逼的關緊，不要說

眼看那百姓們餓死，就是平日莫逆的朋友，也沒有肯周濟分文；不要說那朋友，就是父族母族妻族的至親，看他餓得絲絲涼氣，凍得嗤嗤哈哈的，休想與他半升米一縷絲的周濟。上司厭惡這等薄惡的風俗，一聞有這樣一個積德累仁的女範文正公，怎有心裡不景仰的？大家歌舞作興起來，要勸化眾人尚義，攬掇兩院會稿具題，把晁夫人母子歷年的救荒善事，奏上一本。成化爺批了溫旨下部議覆。

那部裡房科，就是那承行的司官，也都指望晁梁去打點，方肯與他覆，好請給恩典。豈知這晁夫人的母子不過是行自己的陰德，原不圖聞達的人。等了個把月，不見動靜，把紅本高高的閣在一個所在放著。想成化爺是那樣的英明皇帝，知道天下有這等的好人，撫按如此舉薦，也是心中時刻放不下的事，等那覆本上來，竟沒了消耗，忽半夜裡一個嚴旨，批將下來。那司官膽大，還不把放在心裡，遲了兩三日，方才淡活括的覆將上去。成化爺大怒，不依部覆，內首批出說：

鄭氏救荒活眾，古義士有所不能；晁梁能承順母志，孝義可風。鄭氏進原階三級，給與三品誥命；晁梁特授文華殿中書舍人，支俸管事。刻部遲延不覆，顯有需索情弊，姑不深求，堂上官罰俸三個月，司官革職為民。並承行吏書，刑部把了問。

京花子們知了這個信，星夜來到武城縣報喜。晁夫人都款待打發去了。不多幾日，果然吏部咨行撫院，著起送晁梁赴京授官，兼領晁夫人的誥命。武城縣奉了帖文，親自到晁梁家勸駕。晁梁具呈本縣，呈稱：

本縣儒學廩膳生員晁梁，呈為辭免本身恩遇以安愚分，以便侍奉衰母事：竊生謬叨聖恩，以奉母賑荒代糧一事，給母三品誥命，授生文華殿中書舍人，支俸管事。此誠千載奇逢，人生希邁，求且不能，寧敢矯情陳免？但生實有本懷，敢據情陳懇：生母誥封宜人鄭氏，今年享壽一百四歲；生腹中失怙，四十年來，朝夕在母膝下，晝夜伴食，夜則侍寢。歲考鄉試，生母不忍令生獨往，每每偕生以行。今因母年紀高大，行路艱難，於是甘謝功名，三次不赴科考。今著生赴京受職，一百四歲之老母在堂，偕往則老人之筋力未能，獨行則游子心膽立碎。於是萬萬不敢祇承恩命。啜菽飲水，舞彩承歡，享聖天子舜日堯天，過於軒冕。懇乞尊師曲體人情，善為辭脫。至於老母蒙恩綸誥，此奉曠蕩皇恩，維風動世之典，容專差生男員晁冠赴京候領。為此具呈，須至呈者。

柯知縣無奈他著實堅辭，只得據了他的原呈，具文申報。兩院亦再四勸駕，不久與他具本回覆，奉了溫旨，許他養母終身赴京受職。晁冠帶了得用的家人，齎了許多銀子，送了撰文的禮幣與寫誥軸中書的常禮，打點一應該用的使費，等至九月裡，用了寶，連夜趕回，要在十月初一日趁晁夫人壽旦迎接誥命。

卻說晁夫人一百零四歲的壽辰，興旺人家，那個不來趨奉。又恭逢這般盛典，不要說有整齊酒席款待，就是空來看看，也是平生罕見的奇逢。於是沾親帶故，平日受過賑濟，平糶過米糧，城裡城外的士民百姓，十分中到來九分九釐。原起有備下的酒席，只因來得人客太多，不能周備，只得把肴菜合成一處，每人一器，兩個饅頭，一大杯茶，聊且走散，另卜了日子治酒請謝。

晁梁自己題了本，求自動工本，為母建百歲餘齡牌坊。奉了旨，僱人興工蓋造。縣官亦親自上樑，也有許多親朋作賀。這一日，晁夫人甚是喜歡，正是三月三日不暖不寒的天氣，客去以後，還與春鶯、晁梁夫婦、孫子晁冠閒坐敘話，交了二更，方才就寢。晁夫人睡去，夢見月光皎潔，如同白晝一般，街門旌旗鼓吹，羽蓋幡幢導引著一位戴金冠朝衣的一位天神，手捧黃袱包裹的敕書，至門下馬，進堂朝南正立，叫晁夫人設香案，換衣接詔。晁夫人排完了香案，換了朝衣，跪於香案之前。天神宣詔，聲音極其清亮，讀的是文章說話，晁夫人不甚省記，止記詔書說道：「福府洞天之主，必需積仁累德之人。爾鄭氏善行難名，懿修莫狀，是用特簡爾為嶧山山主」云云。天神宣詔已畢，與晁夫人作駕行禮，請晁夫人自定赴職之期。晁夫人信口許他三月十五日子時辭世。晁夫人仍同了晁梁，送那天神出門上馬，看那天神隨著儀從，騰空向東南而去。

晁夫人得此異夢，醒來正是五更。晁梁四十餘年，依舊在晁夫人裡間作房。晁夫人醒時，晁梁亦從夢中驚醒。晁夫人將晁梁叫起，立在牀前，告訴他夢中這事。晁梁道：「兒剛才所做之夢，與娘夢見的一字無差。因夢往佛閣上安放天詔，一腳踏在空裡，所以驚醒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既是咱娘兒兩個同夢，此事必然是真。我既許過他三月十五日子時辭世，這不過十來日的光景，你可凡事料理，不可臨期無備，一時卒忙卒急了。」

晁梁合姜氏也都哭了。晁夫人道：「怪帶孩子氣！我活了一百單五歲，古往今來，普天下，誰有似我的？你兩口兒還哭，是待叫我做彭祖麼？」晁梁道：「俺的心裡敢仔指望叫娘做彭祖才好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哥雖是我的長子，淘氣長孽，我六十歲沒過個舒攤日子。自從得了你，後來你又娶了媳婦，我倒數誕逍遙的，過了這四五十年。這要你哥在，他凡事都攔著，只知道剝削別人的，他也不叫我行這些好事。你兩口兒又孝順，又凡事的安當，我也沒有話囑咐你們，常平糶糴的事，千萬別要住了。你看這們些年，天老爺保護著咱，那一年不救活幾萬人，又沒跌落下原舊的本錢去？小璉哥兩口兒好看他，你孤身沒有幫手，叫他替你個做羽翼，也是咱晁家的後代，況且他又是個秀才，好合你做伴讀書。萬一後來同住不好的，好割好散，別要叫他過不得日子。陳師娘是個苦人兒，既養活著他，休叫人下覷他，別叫他不得所。指望你再生個兒，過給你哥，你偏偏的不肯生。停在鄉里這們多年，也不是事，替我出殯，帶他出去罷。就是我，也別停的久了，多不過五七，且墳是■停當的，開開就好葬的了。」

晁夫人歡歡喜喜的囑咐，晁梁合媳婦、春鶯哭哭啼啼的聽聞。說話未了，天已漸明，晁夫人還打了個盹，方才起來。也沒等晁梁料理，叫人將打就的杉木壽器抬到手邊，用水布擦洗乾淨；做就的妝老衣服，吊上繩曬了一曬，裡外衣帶俱驗看堅固；看著叫人做白綾孝幔，白布幃；又叫人買的平機孝布，叫了四五個裁縫，七手八腳忙做孝衣；叫繩匠打繩做祭冠，將一切喪儀都收拾得甚是齊備。街上不論親戚朋友，但聞得晁夫人預備後事，就如他的娘老子將死一般，親朋都來看望，不識認的，都來探聽。晁夫人又不頭痛腦熱，又不耳聾眼花，光梳頭，淨洗面，照常的接待人客，陪茶陪飯，喜喜笑笑，那象一個將要不好的人！人都還說：「『春三月，不圓夢。』春夢有甚麼准成？」

晁梁請了僧道，在各廟裡誦經建醮，祈佛保安，又懺佛求神，願夫妻兒子各減十年陽壽，保佑母親再活三十年；又許下橋破就修，路窪就補，逢荒就賑，遇生就放，穿單吃素，念佛燒香；無所不許。從做夢日起，晝夜象那失奶的孩子一般，不住聲唉哼，飯也不吃，黑瘦的似鬼一般。晁夫人道：「晁氏門中，上自祖宗，下至兒孫，都是你一個人繼祖承祧的。你是個讀書人，不明理，不往明白大處想，這們糊塗？天詔叫我做嶧山山神，這是往好處去，倒不喜歡，還要煩惱？」強逼著晁梁吃了兩碗稀粥。

光陰迅速，轉了轉眼，已是三月十四日。但是親朋，都來與晁夫人訣別。晁夫人都有好話相慰，又將箱櫃裡的衣服首飾酌量著都分散與人留做思念。及至日落，幾個族裡的婦人合女兒尹三嫂，守候晁夫人升仙，其餘的作了別漸都散去。晁夫人在靜室中沐浴更衣，欣然坐等。

這三月十四日晚上，星月交輝，風清氣爽。收拾了靈牀，掛了孝帳，交過三更，晁夫人移在靈牀端坐。果然東南上一陣陣香氣襲人，仙樂逼耳，晁夫人閉上眼，坐化而逝。合家大小放聲舉哀。

晁夫人生前吩咐，叫他死後還把身子睡倒牀上，不要說是坐化煽惑凡人，也不叫僧道建醮超度。晁梁都一一遵行。晁梁不忍，直待三日入殮，顏色如生，香氣經久不散四日成服，闔城大小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都換上素服，罷了市都來哭臨。城裡城外，大小庵觀寺院，成群合伙，曠了晁梁，都替晁夫人建醮超度。縣官做祭帳，率領了佐貳學官，都來與晁夫人祭奠。

晁梁請了鄉宦陪候，要備酒相等，滿城尋覓，要買幾斤豬肉，幾只雞鵝，那裡有處去買！問其原故，是為晁夫人去世，屠戶罷市，不肯殺豬。縣中七八日沒有投文告狀的人。縣官申報了病故命婦的文書，兩院三司，守巡兩道，府堂三廳，府屬十八州縣，都來與晁夫人燒紙上祭。

晁梁只知道在家奔喪，那知外面合城的百姓，都攢了錢，舉出三四個公直老人為了領袖，買了人家一所空屋，四週築起牆來，門口建了精緻的一座牌坊，內中建了五間正殿，東西各三間配房，正殿兩頭各建了道房兩間，廚房鍋灶俱各完全，殿中做了朱紅佛龕，供桌香案，塑了晁夫人的生像，鳳冠霞帔，通是天神一般。求了彭狀元閣老的碑文，匾書「救世活民晁淑人祠」。剩的鈔子，在鬧市口買了幾間店屋，每月可得賃價一兩五錢，去臨清訪了兩位有德行的尼僧，來與晁夫人奉祀香火。鄉民佈施的糧米吃用不

盡，店房的賃價，與這兩個尼僧置買小菜。本縣鄉宦奶奶們舍施袍服的，舍施幡幢的，舍施案衣的，……本縣兩個富商：一個李照，捨了一牀萬喜大紅宮錦帳幔；一個高瞻，捨了兩根高大船桅，豎作旗竿，懸掛了二十四幅金黃布旗。牆周圍種了榆樹，門前兩旁甬路夾道，都種了松柏。也是晁夫人陰靈保護，許多樹都極茂盛，沒有一株枯焦乾槁了的。

晁梁舉了十三日喪，暫時停閉，收拾出喪諸事，又要墳上蓋創廬墓的房舍，又要雍山莊上與晁源發喪。哀毀的人，又兼了勞苦，看看骨瘦如柴，飲食減少，咳嗽吐痰，漸漸不起。擇就了五月初一出喪，日子漸漸的近了，晁梁愈病愈極，愈極愈病。請了兩個太醫調理，不過是庸醫而已，那裡會治得好人？

四月初八日，晁夫人的祠堂落成開光，為首的鄉民，來請晁梁到那裡瞻禮，晁梁方才知鄉里們有這蓋祠堂的事。勉強著了巾幘，出來與鄉耆相見；又只得扶了病，到祠堂行禮。及至到了那邊，看得金碧輝煌，十分壯麗，心裡又痛又感，一面叩謝眾人，一面號啕痛哭，嘔了兩聲，吐了一窪鮮血，便覺昏沉。家人扶在驢上，攙他回去。將到家裡，望見一個道人，長鬚白面，年可四十上下，在他大門左邊坐著個棕團，看見晁梁將到，端然不動。晁梁見那道人坐在門下，不好騎了驢子竟進大門，慌忙下了頭口，望著道人說：「師傅穩便，不敢奉揖罷。想是待要化齋，請進裡面奉屈。」道士道：「貧道不為化齋，知道施主是孝子，特來送藥。」晁梁聽說，更加起敬，固請入內款留。道士從葫蘆內取出丸藥三粒，如豌豆大，碧綠的顏色，「作三次用東流活水送下。」

晁梁接藥在手，再三讓他進去。道人說：「尚有一位道友在那廂，不好撒他獨自守候。」晁梁一面說道：「既是師傅道友，何妨請來同吃素齋？」一面伸了頭向東望。回轉頭來，不見道人去向，方知道士不是凡人。依法服藥之後，精神日增，病勢日減。夜夢見晁夫人平常梳洗，說道：「我老人家的話不聽，無益之悲，致成大病。不是我央孫真人送藥救治，如何是了？」再三囑咐，叫他以後保重。晁梁醒來，方知道士果是神仙，原來是母親的顯應。聳動得人越發尊奉那個祠堂。

晁梁遵了遺命，自己在城內與母親奔喪，使兒子晁冠往雍山莊上為哥哥晁源出殯。晁夫人行了一生好事，活了差不多舜帝的年紀，方才結局。不知晁梁將來若何作為，再看後回分解。